

远眺

当代世界文化创意
产业经典译丛



文化城市

全球视野的探究与未来

Cities of Culture
A Global Perspective

黛博拉·史蒂文森 (Deborah Stevenson) 著

董亚平 何立民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上地貳經大外出版社

远眺

当代世界文化创意
产业经典译丛

文化城市

全球视野的探究与未来

Cities of Culture

A Global Perspective

黛博拉·史蒂文森 (Deborah Stevenson)

董亚平 何立民 译

著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城市：全球视野的探究与未来 / (美)黛博拉·史蒂文森 (Deborah Stevenson)著；董亚平，何立民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3

(远眺·当代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经典译丛)

书名原文：Cities of Culture a Global Perspective

ISBN 978-7-5642-2960-3/F · 2960

I . ①文… II . ①黛… ②董… ③何… III . ①城市文化-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1880 号

责任编辑 刘 兵

书籍设计 张克瑶

WENHUA CHENGSHI
文化城市
——全球视野的探究与未来
黛博拉·史蒂文森 著
(Deborah Stevenson)
董亚平 何立民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 @ sufep.com](mailto: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印刷装订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710mm×960mm 1/16 13 印张 163 千字

印数：0 001—3 000 定价：39.00 元

图字:09-2015-159号

Cities of Culture :A Global Perspective

Deborah Stevenson

ISBN: 978-0-415-58728-0

© 2014 Deborah Stevenson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2018年中文版专有出版权属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远眺·当代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经典译丛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黄 磊 赵 咏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

刘 兵 林 谦

周光起 赵 咏

夏 申 曹 建

黄 磊

策 划

刘 兵

献给罗翰(Rohan)与卡梅伦(Cameron)

总序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端,恰好处在世界文化产业初兴与我国改革开放开启的历史节点上,可谓生逢其时。根植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我国文化产业迅速完成了它的结晶过程,并在全面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奋斗进程中,历史性地担负起前沿产业的战略角色。

我国的文化产业研究,从敏锐关注文化产业的初生萌芽,到紧密联系与主动指导文化产业的实践发展,可以说,是从默默无闻中孕育产生的一个新兴学科,它凝聚了来自各种学术背景的第一代拓荒者的情怀和心血、信念和执着,走过青灯黄卷般的学术寂寞与安详,迎来春色一片、欣欣向荣的好局面,以至于有人戏言文化产业已近乎一种风靡全国的时髦“显学”。我们相信,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是对人类历史贡献至伟的一场实践。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探索和建设,也必将负起时代要求,任重而道远。

较之于国际文化产业的全面兴起,我国文化产业的出现并不过于太晚。这种特定的发展特征,既给了我们历史的借鉴,又给了我们赶超的机会。我们策划翻译这套《当代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经典译丛》,欲帮助人们更多汲取世界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加速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也是这套译丛的缘起和目的。

这套译丛的规划,注重把握几个方面:一是面向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需要,按照行业分类,旨在学以致用,选择实用性强的权威著作;二是选择顺应发展趋势的前沿性研究的最新成果;三是注重选择经典

性的基础理论著作。为此,我们搜索了国外上千种相关出版物,选取了百余种备选小书库,拟不断调整充实,分批推出。在翻译要求上,力求在忠实原作基础上,注重通顺易读,尽量摒弃“洋腔洋调”。

一个文明社会的形成必须以无数文明个人的产生与存在为前提。倘若天下尽是熙熙攘攘地为追逐钱财而罔顾其他一切,不仅与马克思所言之“人的全面解放”状态无疑相去极远,更与人性完全相悖。现代社会不仅意味着人们在物质生活层面的丰富,更加要求精神生活层面的提高。今天,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一个急迫任务,各文化事业单位、相关高等院校和专业则理所应当地属于攻坚克难的先锋。文化的开放是文化发展的前提之一。为此,当下和未来,我们均需大量能够体现世界文化创意产业先进水平和最新进展的教辅与参考资料。围绕着文化创意产业之主题,本丛书将精选全球各主要出版公司的前沿专著和教材,从这里眺望世界,犹如登高望远,愿您有别样的视野和收获。

远眺·当代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经典译丛 编委会

致 谢

这本书已经写了好几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与诸多朋友和同事的讨论，笔者对其中含有的许多已形成了的观点又不断重新修正，虽然书中一些内容曾在其他地方出版或讲述过。确切地说，笔者还是做了更新、修订甚至重写。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第一、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出现于笔者 1998 年的作品^①中；与此同时，第二章的一个版本，曾以“阿什盖特规划与文化研究指南”为标题，于 2013 年收录在笔者与格雷格·扬(Greg Young)主编的著作^②中。第五章的一部分，收录于笔者 2005 年的作品^③中。第三章的一小部分，则源自笔者 2003 年的作品^④。本章其他部分，也收录于笔者 2013 年的作品中。

在这里，我要感谢诸多个人与研究机构。我要感谢 Routledge 出版社的格哈德·博伽登(Gerhard Boomgaarden)、艾米莉·布雷格(Emily Briggs)对本项目的耐心和支持。我还要将谢意献给那些匿名评审人员，他们对本研究的初始设想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反馈意见；感谢 Greengate 出版社严谨的审校团队。我有幸成为西悉尼大学社会

① 即《娱乐的艺术：休闲、旅游与文化奥林匹克运动会》(载 D. 罗与 G. 劳伦斯主编：《旅游、休闲与运动：批判的视角》，剑桥大学出版社)、《地域议程：城市与地区的文化规划》(中央昆士兰大学出版社)、《从理论到实践：关于澳大利亚文化规划的反思》(载 A. 比尔与 A. 范德博世主编：《机器幽灵：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妇女与文化政策》，加拉蒙出版社)。

② 即《城市》，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3 年。——译者注

③ 即《澳大利亚的文化规划：文本与内容》，载《艺术管理杂志·法律与社会》，35:36—49。——译者注

④ 即《城市与城市文化》，梅登黑德(Maidenhead)与费城(Philadelphia)，开放大学出版社 2003 年。此书为文化与媒体研究“Issues i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丛书之一种。——译者注

文化研究所的一员,研究所在洪美恩(Ien Ang)和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的领导下,不仅有关研究处于国际前沿,还提供了平等、互助的工作环境。除社会文化研究所之外,我在得到维布·哈巴塔拉伊·乌帕德亚雅(Vibha Bhattarai Upadhyay)谨慎、细心的研究协助同时,还得到西悉尼大学副校长办公室诸多同事,特别是安德鲁·奇塔姆(Andrew Cheetham)教授和桑德拉·劳伦斯(Sandra Lawrence)教授的支持。在此还要感谢李·雅迪斯(Lee Artis)、艾伦·乔丹(Ellen Jordan)、泰瑞莎·肯纳(Therese Kenna)、贝瑟妮·李(Bethany Lee)、艾米·马修(Amie Matthew)、格雷格·扬等,戴维·罗(David Rowe)还给了我友谊与美酒。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史蒂文森、斯迈斯(Smythe)与李(Lee)表达谢忱,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

黛博拉·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于悉尼

2013年1月

缩略语表

ACGA	(新加坡) ^① 文化艺术咨询理事会(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ACSR	(新加坡) 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报告(Art and Culture Strategic Review)
CBD	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CNC	(加拿大)加拿大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y Network of Canada)
GLC	(英国)大伦敦理事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
JCCAC	(中国香港)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Jockey Club Creative Arts Centre)
LGA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NEA	(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RGP	(新加坡)文艺复兴城市计划(Renaissance city Plans)
UCLG	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WKCD	(中国香港)西九龙文娱艺术区 ^②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WKCDA	(中国香港)西九龙文化区管理局(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Authority)

① 括号内国名或地区名,由译者所添加,下同。——译者注

② 简称为“西九文化区”。——译者注

导 论

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城市政策和城市再规划的议程中，文化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事实上，以城市为基础的文化规划常常关注并扶持各种形式的创新应用，这已经成为地方政策倡议的一个重点，但因为过于频繁地强调改革、想象和创新，使得创意城市的概念变成了城市形象的陈词滥调。人们不仅聚焦于文化规划/创意城市的地方发展蓝图，还十分关注于它们的迅猛增长，就连欧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类超越国家的机构，也在致力于运用文化策略打造“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来振兴城市和城市经济。

在急功近利推行和接受文化规划的过程中，越来越少的策略涉及自信的抱负，以及支持艺术的政策框架。相反，文化规划被认为就是能够取得一系列社会、经济和城市以及创造性的结果。这一理念正以各种方式推动促进地方文化多样性、社区发展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它还支持将艺术定位于一种“产业”，这种“产业”可以为活跃当地经济和建立充满活力的创意空间做贡献。更加雄心勃勃的是，文化规划经常被定位为一种策略，以增加社会融入感和公民的地方感。换言之，文化规划同时又是社会规划、城市规划、艺术规划和经济规划(Evans, 2001)。

鉴于文化规划名义下囊括的众多内涵，考虑一下形成文化规划的因素，以及将文化规划从一个策略方法转移到支持地方艺术的若干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为达此目的，第一步需要从对立面的、不平衡的概

念,以及从文化规划的政治基础中找出问题所在。作为这项任务的开始,本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规划的设计方式、支撑目标和关键的合法论述。本书认为,文化规划制定的广泛议程是适当而被广泛认可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符合文化的一个概念,即以一个群体或集体的全部生活方式为基础,同时,这其中还纳入了文化的其他理解,如引起某些冲突,包括在艺术和文化之间。与文化规划同样重要的是场所的概念,它被定位为既是结果也是过程。文化规划关注的是场所——它们的氛围、经济和活力,建立场所是实现其目标的核心。

将文化规划作为有凝聚力的思想或策略方法,是一种误导(事实上,术语“文化规划”还没有被普遍使用)。引人关注的是,类似的蓝图在世界各地城市的发展程度和情况,已经有效地形成了一个反馈,反映着那里使用经过整合的潜力并根据本地的情况,协调文化规划/创意城市的方法去解决城市的一系列问题。尽管政治结构不同,各地方历史^①、风俗和文化存在着差异,正如许多评论家注意到的,对文化规划的论述与实践却惊人地相似,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思想和人才交流日益全球化的结果。对这样的交流,任何框架的论述和对结果的思考,都得出一个判断和设想,文化规划是建立在根本的相互竞争之上的。例如,文化规划话语中公民权的核心,与英国工党(British Labour Party)的文化规划起源有关(Bianchini 等,1988; Mulgan 和 Worpole, 1986; Worpole, 1992)。然而,公民权的范畴又是由右翼(the Right)提出的(Hall 和 Held, 1989),这无疑是关心文化规划论述的案例。所以在融合性的文化规划方案中,左翼(the Left)有关公民权的思想论断,经常与右翼相关论断相互影响,这是合理的。

尽管意义重大且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元素还是可能轻松地纳入文化规划。事实上,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现在都已经

^① 原文作 local history, 又被翻译为“当地历史”“地方志”,但当下中国及西方文化中,对地方志概念较为陌生,译者采用常用的“地方历史”译法。——译者注

接受了“创意经济”“文化产业”以及社会/文化/创意“都市”(capital)^①的概念。双方都提倡将公—私的伙伴关系以及经济发展定位在文化规划的中心,经济目标通常被视为包括支持本土文化、塑造市民和建造活动场所等取得其他成果的唯一途径。

在文化规划中的左翼和右翼趋于一致的起源和依据并非简单明了。重要的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工党主导数量众多的理事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伦敦理事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 GLC)],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了一整套文化政策和计划,其目的是,支持被边缘化的地方文化“社区”,同时培育现存的艺术,扶植创业精神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正如利兹·格林哈尔什(Liz Greenhalgh)注意到的,其目的则是支持文化供给的产业发展模式,与此同时,支持传统的(高端的)艺术和一个植根于社会正义左翼理想的社区艺术议程。上述诸多目标存在着(以及继续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如果无法调和左右翼之间的矛盾,制定出来的英国文化规划作为一个“第三种道路”(third way)^②议程的组成部分,这个议程关注的是:如果不和解,就平衡对立的双方。

虽然文化规划内在蕴含的固有矛盾可能不会立即显现出来,但是

^① 上述添加括号的内容,是整部作品的关键词,因此,这里全部用括号列出,以便查核。——译者注

^② 又被翻译为“第三条道路”。此观点即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一种政治经济理念。它是由民主社会的中间派(centrism)所倡导的,属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流派(英国工党称其为“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心思维是偏于任何某种极端也不会是好的,所以它既不主张纯粹的利伯维尔场,亦不主张纯粹的高福利社会,奉行类中庸之道。中间路线与中间派的不同是,他们不会左右摇摆不定,而是激进地追求并长期经营其中庸路线,无论是否真适合社会。托尼·布莱尔在竞选期间以“第三条道路”作为竞选口号,工党放弃过往激进的左翼路线,重新定位,结果使工党经历在野18年后,终于赢得了大选,重新上台,故他被视为体现“第三条道路”理念的代表。布莱尔认为,传统左派主打国家统治和高税率,新右派主打个人主义和市场决定论,否定社会团结,所以他主张“第三条道路”,涵盖“大胆的民营化”“降低社会福利标准”和加大政府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有些人却误以为“第三条道路”是由托尼·布莱尔提倡或创造的,其实是错误的。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撰,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李远行:“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想述评,《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秦晖:“第三条道路,还是共同的底线?——读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6期;徐红:“‘第三条道路’与政治现实主义——评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同济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译者注

它们现在正逐渐在英国或其他地方的摩擦和紧张局势中发挥着作用。这些矛盾体现于地方政府将文化规划作为承诺与将文化规划作为战略行动之间的摩擦,以及将文化规划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一种战略与将它的角色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工具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如下所述,矛盾的重点是在定义上(包括在所倡导的文化规划概念中被引发而尚未解决的矛盾关系)和思想上(例如,传统左翼的社会公正目标与修正主义左派的社会包容目标之间的矛盾,社会包容是修正主义左派公民权观点的核心宗旨)。

当文化规划正在英国发展之际,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宜居空间合作伙伴”(Partner for Livable Spaces,现在的生态宜居社区合作伙伴)在罗伯特·麦克诺提(Robert McNulty)的指导下,开始一种以“场所”为基础的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新方案(McNulty, 1988, 191; McNulty 等, 1986)。生态宜居社区合作伙伴,特别侧重于发展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作为创建当地社区、公民身份和经济的一种方式。就像丹尼斯·梅莱迪斯和杰弗里·米尔森(Denise Meredyth and Jeffrey Minson, 2001: xii)指出的,这一方案激励当地社区“挖掘传统的志愿服务,辨别他们自己的文化需求,规划自己,为文化举措筹集资金”。这里重要的焦点是在地点,特别是当它关联到公民身份的设想时,都会传统地以国家为单位(Hall 和 Held, 1989)。合作伙伴的建议和他们的许多基础理论设想与英国有关,阐述了英国的许多措施对文化规划的产生和定位很有影响,而地方政府又将文化规划视为一个战略举措。最近以来,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 2003)关于“创意阶层”在振兴城市中地位的理论,以及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 2000)的“创意城市”已经融入早期框架的观点,不仅告知现代实践及主流观点,还进一步坚持经济中心论的主张。

因此从一开始,文化规划就一直被认为是能够在议程和目标的范围内起折中作用的。一方面,这是一种目的在于减少艺术资助与推动“用

者自付”的战略,另一方面,不放弃社会与经济的边缘项目,同时接受经济议程。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1996:107)指出,在许多方面,文化规划是“具有创新性、横向性与综合性的”。然而,对于文化规划在何程度上能够实现其相当矛盾的社会、创意、城市和经济诸多目标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另外,是否由于左翼言论动员并支持边缘项目,或是由于论证倒退的社会目标,以致文化规划已经从其政治纲领中排除了许多左派核心信念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公民权、社区及政府角色的政治纲领,这些也都令人质疑(Harvey,2000;McGuigan,1996;Robins,1991)。例如,现在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文化规划已经深陷其中,为了营造中产阶级消费的排他性空间而建造飞地(特区)(Harvey,2000;McGuigan,1996;Robins,1991)。实际上,作为重塑^①城市形象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弗罗里达(Florida,2003)的建议(即取消“创意阶层”的评估与发展方案)非常明显具有中产阶级倾向,并极其容易地被解读为中产阶级化和替代计划(Stevenson,2013)。但是,诸如此类的证据不能阻止滚滚向前的文化规划浪潮,它已经通过卓有成效(且有利可图)的信息交换网络,进一步国际化(Stevenson等,2013)。

文化规划倡导者拥有一个“兜售”飞地的方案,无论这是为了应对来自地区、国家(就欧洲来说)或超越国家的机构的压力,还是被“创意城市”的成功典范所折服,全球范围内的地方政府都很快欣然地拥抱这一方案(Landry,2000;Landry 和 Bianchini,1995)。特别具有诱惑力的是,文化规划可以解决城市面临与经历的去工业化,以及近来的金融危机等方面,所引发的看起来非常棘手的诸多问题。文化规划最具典型的“成功故事”,当然属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尽管这一评价受到来自于此类成功的肤浅证据的挑战,和其他产业创意城市的成功感觉的挑战,其中包括不同时代的都柏林、利物浦、纽卡斯尔/盖茨黑德(Newcastle-Gateshead)。现在,英国诸多地方政府都有文化规划战

^① 原文作“city reimaging”,又可作“urban reimaging”。——译者注

略,而在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也有着相似的故事。其余那些没有正式文化规划的城市,也总是拥有相似目的的创意城市或场所的建造战略。

参考来自欧洲、澳大利亚、亚洲和北美洲的例证,《文化城市》提供了在不同地方、国家和国际背景下应用文化规划的诸多深刻见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目的不是全面综合性论著,也不是着手绘制“最佳实践”。相反,它提供了对一系列文化规划的应用,强调规则、矛盾、交集以及核心基础假设的观察感悟。尤其是利用一个结合城市社会学和文化政策研究方面真知灼见的框架,《文化城市》展示了都市文化规划自成立以来的重要趋势,(全球范围内循环)有影响力 的声明和进程,及其对特定都市地区的阐释和执行情况。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世界循环的影响力、流行理念的网络与当地经济环境、社会、政治和文化本位的交接面。尤其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中心任务是介绍若干方法,以便在文化规划的文本和实践中,倡导和设定重要的基本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聚焦于如下三个主题:文化、公民身份及场所,不过,选择这三者,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观性。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主题就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侧重点,从一开始就在文化规划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

本书概要:

- 追踪考察文化规划/创意城市在全球发展的举措,突出强调核心设想和政治进程;
- 揭示国家与国际性的循环、趋势与实践,这些循环、趋势与实践塑造了以城市为基础的文化规划;
- 分析所选定案例中的资料和文化规划举措,以探讨国际流行理念在特定城市的表达方式;
- 有助于对“文化城市”的充分理解^①。

就拟定本书主题而言,本导论认为:在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中,尽

^① 原文作“engaged understanding”。——译者注